

龚笃清 著

色

樂

龚笃清著

色 癡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色 癡

龚笃清 著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7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37×1092 印张：11.5 插页：5 字数：245,000

印数：1——55,500

ISBN7—5404—0212—1/1·157

统一书号：10456·337 定价：2.10元

目 录

鸟 魂	1
狗 祸	19
老 参	33
江油匠同他的老榨房	47
河水弯弯向东流	69
夜投苦竹寨	96
待到金桔满园时	126
夜半唢呐声	142
远方的车站	160
河街轶事	180
洪流，激起了浪花	202
待字闺中	223
色 癡	285

鸟 魂

鹧鸪最后一声疲倦的啼叫消失在幽邃的山谷里，夕阳便带着金属般的颤鸣声撞到了山尖上，“噙”的一下，晃出万千金色的光点，一闪眼又溜到了山后，只给起伏的群峰绣出一条熔熔的金边。

李长龙顿时感到有一团巨大的昏黑蒙头盖脑地朝自己扑来。昏黑中，又有一朵朵金黄的菊花在拱动。一股惊悸感立即从心中泛起，刹时电传到脚趾。他慌忙闭上了眼。

等他睁开眼，发现一切都改观了。桔红色的夕阳光正宁静地抹在无数惊涛般攒起的翠黛峰巅上，错综排列的群山显得那么和谐，那么沉雄，却又那么愁人。

而一个个星星点点，罗布在四周山顶上的古老鸟场，豁露出一块块大土坪，黄澄澄的，既象是满头青丝的脑门上长着的癩痢疮疤，又象是铁青着的脸块上圆睁着一张大口，仿佛要把面前的世界一口吞下去。地上那一层厚厚的，陈年累月积聚起来的零乱羽毛，锦纶一般，在五颜六色地闪烁着，好象是那已经进入了人口的鸟儿们在拼命地挣扎，在张口锐

喊。

那是生命的残光。

一股悲凉感涌入了李长龙的胸膛，心都在微微地颤栗着。

这儿是候鸟南来北去的必经之处，每年春秋二季，周围的人都跑到鸟场来张网举火，捕捉抢光的鸟群。几千年来，谁知道有多少鸟儿在这里丧生！

“唉——”，李长龙长叹了一口气，把目光收回来，返过身子，却看见那块苍鹰般的黑褐色巨石就横亘在自己头上，两块爬满了绿色苔藓的翅形巨石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反射出亿万点金绿色的光，闪闪烁烁的，好象正在凌空展翅，朝自己扑下，要将整个鸟场都占据似的。虽然那块鹰形巨石明明与自己相隔有十几丈距离，巨大的阴影全都落到狭窄得如同一条小巷的峡谷里，李长龙依然有一种将被压扁的感觉。

难道它是在向我们作无声的抗议？这鸟的祖先。它曾用它的子孙的生命拯救了我们的先祖，延续了人类的命运。而世世代代，年年岁岁，我们却在残杀它的后代，它能无动于衷吗？

一个念头闪电般从脑中掠过，李长龙一下就惊呆了，圆睁着眼一声也吱不出来；嘴里，却泛出一股硝烟的苦涩味。

这块岩鹰状的巨石是神物，是鸟魂。山里人都说，多亏

有了它，鸟群才年年春秋二季打这儿经过，它们都是飞来参拜鸟魂的。对于它，方圆几十里的山民们都有一种敬畏感。

这不知是一个流传了多少辈的故事。

相传鸟是这一方山民的救命恩人。

有一年，山里出了蛟龙，洪水漫天，屋大的石头也被冲得飞跑。房屋、庄稼、吃食都被席卷一空。而洪水又累月不退，被围困在高山顶上的山里人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只得摘些树叶围在腰间遮羞，掘些草根嚼食塞肚。

但没过上多久，树叶光了，草根尽了，石头上凝出的露水珠子越来越寒了，而洪水却仍无退意。

看看大家都已进入绝境，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得皮包骨的山里人围在篝火边，不住地呻吟。

鸡盲眼时分，天空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声响，大家睁开疲倦的眼睛，看见一只巨大的岩鹰，率领着一群鸟儿向这儿飞来。那鸟好多好多，把半边天空都遮黑了，嘈杂声也越来越响。

不知是受了火光的诱惑，还是这茫茫一片洪荒中无处栖身歇脚，那群鸟儿朝着火堆飞来了，盘旋一阵后，落到了篝火四周。

饥饿得眼里出火的山里人立即虎扑过去，连毛也顾不上抖，抓住这些鸟儿就往口里塞。

大约是这些鸟儿已经疲累到了极点，对着追捕它们的人，它们只是懒洋洋地挣扎着腾空而起，一下又落回到火旁。只有那只岩鹰，站立在这块巨石之上，不住地扑扇着翅膀，愤怒地嘎嘎大叫着，做出一副扑击状，但终于阻挡不了这群被

饥饿煎熬得五内如煮的人。

人得救了。

人靠着这群鸟延续了生命。而那群鸟，已经荡然一只无存了。唯有那只硕大无朋的岩鹰，站立在巨石之巅，天天愤怒地叫着，不住地扑扇着翅膀。慢慢地，它的声音嘶哑了，翅膀扑扇不动了。最后，它无声无息地，永远地站立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

它变成了一块巨石，作愤怒状，千千万万年在雄视着人世问。

而这些山顶，也就成了鸟场。每年清明前后，霜降边上，人们便在这儿点上篝火，张起巨网，捕捉那些春来冬去打这儿经过的鸟儿。

他们用火光的温暖引诱鸟儿们在此歇脚，然后用网将它们网住，再背到城里去卖钱，养活一家老少。

人们都相信，这岩鹰石上附丽着鸟的魂魄，要不，怎么鸟儿世世代代都会从这儿经过呢？

为了感谢这些救过自己祖先性命的鸟，每年的霜降时节，也就是那些鸟儿飞落山顶的那一天，附近几十里内，那些食鸟人繁衍的后代，便络绎不绝地跑到岩鹰石下来烧香叩头，求神鸟保佑上山的人平安无事，保佑网网都能捕到肥鸟。

从岩鹰石下飘过一阵线香的浓郁气味，纸钱的余烬在山风中飞舞着，盘旋着，象一群黑蝴蝶，久久不落下地。即使山风已经停止了吹拂，树叶草尖都怔怔地直立着，它还在空中飞舞，上下翻腾，左旋右飘，仿佛是有股看不到的力量在操纵着一般。

李长龙的心无端地狂跳开了，不知怎的，他朝四周急速地打量着，空旷的山谷里除了腾挪而起，奔走相逐的夜雾，什么也没有。

那纸钱的余烬仍在飞舞，中间还夹杂有不少羽毛。

听老人们说，给亡故的人烧纸钱，鬼魂是会来收取的，它们就依附在那追逐着纸钱灰烬的阴风上。如果亡鸟也有魂魄的话，它们肯定都聚集在飞旋着的灰烬周围。

百年千年，这儿屈死了多少鸟儿！

“呜——，咕碌碌——”，一阵不知名的鸟叫声突然从谷底腾起，凄厉的怪叫声象魔鬼在狞笑，使人毛发倒竖。

一股无以名状的恐惧扑进心中，战栗从脚心升腾而起，攫住了李长龙的全部身心，身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，他差点要喊出声来了。

他四处搜寻父亲的身影。没有，怎么努力也找不到父亲那佝偻着的身躯，他不知跑到哪个地方寻柴去了。

那令人心胆俱寒的怪鸟声却越来越响亮，急速飞旋的纸钱余烬正一寸寸进逼，向李长龙靠拢。

“啊——”，李长龙大吼了一声，想藉此壮胆。

吼声在山谷中滚动着，冲撞着，渐渐远去了。

山坡上一片死寂。

阴冷的腐叶味趁机向李长龙袭来，恍惚中，他听见两颊的胡须簌簌地往外冒。

一股锥心折骨的恐惧从背脊腾起，酥麻了他的全部身心。足足有四五秒钟，他失去了知觉。

他急促地喘息着，把头埋到了臂弯里……

“龙宝^①、龙宝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鬼喊鬼叫的做什么？天都要断黑了，还不快去张网！”

远远的，传来父亲的喊叫，象从遥远的地底冒出来的，声音那么微弱，李长龙却听得清清楚楚。

他跳了起来，朝着山腰那个大甲壳虫般蠕动的黑影伫望着，心里酸酸的，直想哭，他真想哀求父亲说：莫搞了，回去吧！

“还站着做什么？鸟群就要来了！”

父亲扛着一大捆干柴，弯腰驼背地爬了上来，见他仍怔怔地站在那儿没动，便烦躁地嚷叫着，将柴捆掼到了地上，刚落回到地上的纸钱灰烬和凌乱的鸟毛被震得四处飘闪。

李长龙想劝止父亲的话已经吐到了嘴边，却被这一下忿忿的掼柴声撞回了肚里。

父亲站在那儿大口地喘息着，瘦小的背脊佝偻得象只虾公。

一阵悲哀袭上了心头。能开口劝阻父亲吗？全家的花费，父亲的希望，全都寄托在这鸟场上，自己不能打破他的梦。不能！

李长龙默默地走过去，把柴拖到鸟场中间架好，又把网张撑在竹竿上。偷闲，又瞥了一下那块岩鹰石。他发现，就在夕阳的最后一抹余光猛然收尽的那一刹时，那张开的翅膀似乎扑扇了一下，转眼间，它就消融在茫茫的夜色之中。

天地间，一片冥漠、空寂，空寂得叫人心慌意乱。

怅惘顿时在李长龙心中升起，好象丢失了什么金贵的东

①：龙宝：湘南方言，长辈称呼未成年的男子时加一“宝”字。龙宝，即是李长龙。

西一般，他心里空空落落的。

山风，乘机呼啸而来，仿佛是想取代太阳在山林的地位。它挺着宽厚的胸脯四处奔撞，带着青草气味的舌头狂吻着、吮吸着山岩、草木，发出一片“唧唧”声，使山林显得格外的肃杀。

李长龙的头也被它撞得象要裂开一般地痛。

夜，融蚀了整个山地，天幕上跳出几颗淡白的星星，鸟场在神秘的夜幕笼罩下，顿时变成一片乌黑，象沉浸在一团浓墨之中。

“龙宝，你眼力好，看看天上，鸟儿飞来了没有。”父亲在堆架木柴，准备点火，说道。

鸟飞来了吗？它们不应该来的。世世代代，它们用自己的生命滋养着这一方百姓，难道就没有个尽头？李长龙下意识地站起身，朝天上打量，湛蓝的，蓝宝石一般晶莹的天幕上没有一点渣滓，更没有鸟群造成的黑影，只有重叠的群山，挤成千排交错的黑齿，恶狠狠地将夜空咬得残缺不齐。

鸟没来，也许它们不会来了。不知怎的，有些微的快活涌上了心头，稀释了心中的怅惘。

有意无意地，他朝父亲膘了一眼。

父亲正蹲在地上生火，那柴大概还没干透，他点了好几次，那火苗都只曳动了一下，冒出股浓浓的白烟，一下，便熄灭了。只剩下那呛人的烟味往四处弥散，呛得父亲不住地揉眼，咳嗽。

火终于点燃了。父亲趴上去，小心翼翼地吹着火，一边把干树叶添加进去。

猩红的火光映照着那张黑瘦的脸，明暗相衬，显得更加黑瘦。脸上的皱纹也清晰可见，密密的，纵横交错，象张着一只小小的鸟网。他怕出气太大，把刚刚点燃的火苗吹熄，便强忍着咳嗽，脸憋得紫胀。实在忍不住了，才偏过头去咳嗽几声，又连忙去服侍那堆火。那专注的，认真的样子，仿佛是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添注在这火堆里了，看着叫人不由得有几分悲凉。

李长龙突然觉得眼眶里热热的，鼻子里有股咸水往喉咙里流淌。他不敢再看下去了。唉，可怜的父亲，他们祖祖辈辈厮守在这深山大谷里，靠着十个指头，在这土少石多，贫瘠得不长五谷，只生杂草的田土里刨食。一年到头，肚子里塞着的总是野菜、红薯、包谷。一点油盐花费钱，全出在这鸟场上。如今，这鸟是越来越少，而捕鸟的人却越来越多，总有一天，人们会把自己的衣食父母，养命恩人都捕光的。一旦到鸟尽网收之时，他们该怎么活下去呢？如果这儿再也不见鸟踪，他们的心该会碎成什么样子呢？他不敢再想下去了，不禁为刚才泛起的快活感而觉得羞愧。

李长龙把变得沉滞的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，仰面倒在那堆遮风挡露用的稻草上面，愣愣地看着天。

夜色越来越浓，浓得象柏油般带点粘稠。风从山上掠过，仿佛急雨骤起一般，四下里一片“沙沙”声。但那沙沙声越来越轻，猛地，响声大了一下，突然又止息了。天地间一片静寂，仿佛有一只巨鸟朝着大地、山林最后一次扇动了翅膀之后便轻轻地入睡了。

草木也好像睡着了，不再相互耳语；群山在四周做着好

梦，睡意朦胧中，放松了对夜空的啮噬，瓦蓝发亮的夜空显得完整多了。

凄厉的黄麂叫声从对面山上飞起。

麂子叫得山林加倍地沉寂、凄冷、空旷。

满山的落叶、败草弥散着腐尸般的死讯。

李长龙觉得自己陡地落进了一个无底深渊，四面冷寂得怕人。一股恐惧象凉气般顺着身子往上冒，一直爬上了十个指尖。背脊发麻了。

一阵“毕毕剥剥”的爆裂声钻进了耳朵，一股暖气飘拂而来。啊，篝火终于烧燃了，火红驱走了高山夜寒，也推开了如墨的浓黑。

李长龙觉得心中的恐惧随着冷气从身体里一齐驱走了，心，轻松起来。他紧盯着那堆熊熊燃烧着的篝火，火舌红绸般在他面前拂动，忽明忽暗，忽暗忽明，渐渐地，把他的神志都弄得有些恍惚了。

篝火发出嚅嚅的笑声，火舌飘曳着，旋出了两个深深的漩涡。慢慢地，漩涡变成了两只圆圆的酒窝，在李长龙眼前，时隐时现，时明时暗。接着，两只酒窝长到了一个姑娘红扑扑的脸颊上。她用那对黑亮得醉人的眸子，羞涩地膘了李长龙一眼，又急忙垂下了长睫毛。眼帘刚刚放倒，又偷偷地膘他一下。那一份情致，把李长龙的心都撩动了，一股热血窜上了脑门心，太阳穴在“蹦蹦”地跳跼着，气都喘得粗了。

“秀芝！”他忘情地叫着，伸出手去，想把她拉过来，好让她依偎在自己怀里。

姑娘低垂着眼帘，羞涩地朝他走过去了。

“啪！”突然，爆出一声巨响，把李长龙吓了一跳。“在打枪！”他脑中一闪念，赶快去保护那姑娘。可是，人却不见了，眼前，只有那堆篝火在曳动，发出阵阵响亮的火笑声。偶尔，从火堆里爆发出一两声柴竹炸裂的声响，打枪一般吓人。

“唉——”，李长龙长叹了一口气。他觉得心头突然象灌了铅汁一般沉重。他记起了周秀芝的嘱托。那甜腻得叫人心荡神迷的声音突然又在耳边响起。刚才出现的俏丽面庞就是她的。

他这次是为她而专程回乡的。有谁能算清，这个可望却不可即的妹子曾使得他失眠过多少次？然而，前天，她突然跑到自己的宿舍来，满面羞涩地央求自己给她弄两只鸟的标本，她要拿一只去送人，当作礼物；另一只则自己留下。

“记住，要最好，最漂亮的哟！”她娇嗔地扭了扭腰肢，甜声蜜气地说道。那清澈的双眸紧紧地盯住他，差点把他的魂魄都摄去了。兴奋、激动，使得他气都喘不过来。

就凭这，他也要回乡跑这一趟。一定要满足她的愿望。可是，上山后，受了周围气氛的影响，差点把自己的神圣使命都忘记了。

一定要满足她的愿望。为了爱，也为了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。他为自己刚才盼望鸟儿不再出现的念头感到有些不安，一只手捏着根木柴棍在火中拨弄着，眼睛定定地盯着篝火，希望那张俏丽的面庞再度在眼前显现。

然而，他失望了。而另一张粗糙得象用粗砂布打磨过一样的面孔却闯入了脑海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那天，他正在宿舍看书，一张粗糙的大脸探进了门。李

长龙的心无端地猛跳起来。

这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，而且，轻易不到学生宿舍来。

“听说，你的家乡出鸟脯，是不是？”

讲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之后，他慢悠悠地问。粗糙的脸上还挤出几丝难得一见的笑纹。

李长龙点了点头。

“听说那东西味道很鲜美，是不是？”

什么是不是，那是山里人待客的珍品，不鲜美还行？可是，李长龙没说，只点了点头。

“唉，可惜工作脱不开身，要不，一定要去饱饱口福……”

他朝李长龙瞥了一眼，高声打着哈哈。

他走了。李长龙却怔在椅子上。

他听出了那话中包含的话，这是在暗示。

李长龙真不愿意象有些人那样，去给他进贡土特产。可是，既然他起了那个意，不敷衍他一下行吗？马上就要搞毕业分配方案了，要是得罪了他，只要他吐句话，自己就会被随便塞到哪个县城里去，就象父亲毫不经意地把鸟毛塞到破墙洞里去挡风一样。

要是落个那样的下场，一切都完了。他知道，凭着她的长相，她的成绩，肯定是会留在省城里的。现在就有好几个省级单位在抢着要她。假如自己分到了县里，这一世只怕连她的面也难得见到几回了，更勿论什么做她的丈夫或情人。

一定要捕到几只绝妙的好鸟，为她，为他，也为了自己。什么鸟魂，去它的吧！

“龙宝，还在发什么呆，鸟来啦！”父亲又扛来了一捆柴，匆匆地丢在火边，焦躁地催促道。

来了吗？鸟群真的来了吗？李长龙呼地站起，茫然地朝天上打量着。心中有一种似喜非喜，似忧非忧的情绪在泛起。

远远的，有一声凄厉的雁唳声破空而来。在霜空中，那唳声显得那么凄惶悲凉，仿佛一盆冷水当头浇下。李长龙浑身一阵寒栗，一双眼睛却死死地盯住那碧蓝的夜空。

北方的天空有一点黑影在跳动。渐渐地，有嘶哑的，嘎嘎的叫声传来，而那团黑影也越来越大，并渐渐地变成了一团灰白。

“雁鹅！”

父亲兴奋地大叫，急忙往篝火中添加了一抱柴。他知道，雁鹅是成群出现的，只要勾引得一只扑下来抢光，其余的便会相随而下，其中，还会夹带着其它的鸟。

添加了干树枝桠的篝火燃烧得更旺了。巨大的火舌舔舐着夜空，将浓墨般的夜幕都烧熔了一块，红亮亮的，似乎有红铁汁要从那儿渗滴下来。而前后左右的山头上，也现出一团团晕红的火光，火舌把夜的黑脸舔得红红的。

“快，再加一抱柴！”

父亲拧着眉头，瞟了瞟那些与他竞争的篝火，焦急地催促道。

李长龙又投进了几根焦干的枞树丁块柴，那篝火烧得越发旺盛了。四周的空气由于急速对流，发出一股吓人的“轰轰”声响，火焰在风中腾起一丈多高，时有金黄的余烬被冲到半空，发出很响的爆裂声。

“这下，这下你们总该看得清地方了吧！”

父亲喃喃地念叨着，一双眼睛牢牢地盯住了北方。

“嘎——”，一只疲倦的头雁，大叫一声，直朝着篝火扑了下来，想到火边歇歇脚，暖一暖被冻僵了的身子。

没想到，等候它的却是张着巨口的大网。它的头一触着鸟网，立即惊惶地尖叫起来，双翅在网上拼命地扑打着，想脱翅飞去。可是，父亲眼明手快，立即跳了过去，一把抓住它的头，用劲一拧，那雁的颈根虽然断了，喉管里却还在痛苦地“咕咕”地响着，翅膀又无力地扇动了几下，好一阵才断气。

目睹着这场临死前的痛苦挣扎，李长龙心里冒出一股怜悯之心。他仰面看看天上，真希望那些正在拼命赶来的雁鹅改道而行，不要再扑到这些陷阱密布的地方来抢光。

“你是在那里罚站呀！快把网口张大！”

父亲见他又在发呆，急得跺脚大叫。而天上，此起彼伏，你唱我和，已经传来一阵嘈杂的鸟唤声，甚至连翅膀的扇动声也听得清清楚楚。

李长龙一下醒悟过来。他不敢迟疑，忙跑去把刚才捉头雁时收拢的网张开，用竹竿支好。

一会儿，又有一只抢光的雁栽了下来，父亲的神色变得十分紧张。他圆睁着眼，嘴唇抿得铁紧，手起一棍，砸了过去。雁鹅被打得晕死在网上。这是雁群中的急性子，脱离了大队而抢先扑下，假若让它逃脱，它便会飞回去报信，后头的鸟儿就不会再往这儿来了。

天上一阵纷乱的鸟鸣，一大团灰白，穿云破雾，由远而